



ORYX 商品新闻

花儿都去哪了

2022年11月14日

- ▶ 新冠疫情将结构性问题暴露了出来。新入职和改换工作的人们在虚拟工作环境中遇到了困难。流行词：“大离职”、人是社会存在。
- ▶ 防疫措施必须要接受独立的、多学科的检讨。而这并不容易。媒体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所谓以往鉴来，再接再厉。
- ▶ 很多问题在一开始就已经存在。需要从政府而非体制上找原因。未来有时会被忽视。没有人对此负责。但现在还为时不晚，振聋发聩的演讲在哪里？
- ▶ 俄罗斯无意间实施了能源变革。目的决定手段，需要是发明的动力。有人仍然预期镍有缺口。印尼想要组建一个全球性的镍同业联盟。

工人们都去哪了？

“所有的花儿都去哪了”，如今从商业角度来看 Pete Seeger 的这句话，想必应该改成“很久过去了，所有的工人都去哪儿了”。防疫措施取消之后，人们似乎都已被吞噬，从地球表面消失不见。无论哪个行业都缺少员工，尤其是在餐饮和事件产业，酒店和旅游产业也同样难以寻人。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来寻找一番可能的原因。

在疫情危机时期，人事或者说人力资源部门就已经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变化。对于从事行政和以办公室为主要工作地点的人们来说，居家办公早就成为一种新的常态。而且不少人也的确乐在其中，因为他们不再需要面对交通拥堵，也不必一早一晚赶着乘坐公共交通。管理人员也突然之间不再出现在办公桌前。

“大离职”

然而，在另一方面，工作方式的数字化也带来了一个巨大问题。因为对于招聘工作、或者新员工和年轻员工的引进和培训来说，缺少面对面接触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因为整个流程都采用了线上虚拟方式。经理和员工之间、以及消费者和供应商之间都只能隔着屏幕见面，而在工作中就只能在家里和自己的电子设备打交道了。

对于会计师和管理顾问等服务提供商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在过去最重要的就是拜访客户，但如今不得不在新的工作条件下检查账目和收据，例如可能是在家里的餐桌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一种在北美被叫做“大离职”(The Great Resignation)的反应：新入职的年轻人没过多久就纷纷离职，原因要么是由于艰难坎坷的培训期造成了内容过量和心理健康影响，要么是由于缺少学习曲线，以及企业文化和社交接触的缺失。待在家里，人们开始更多思考自己想要什么、想为谁工作。

疫情的附带损害

但在那些受防疫措施影响尤甚的部门中，例如餐饮业，人们也在寻找其他就业方式，显然是由于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前景受到了影响。邮购和网购在全方位的蓬勃发展，也因此让许多人在邮政或快递公司找到了新的工作。那么这些人从其他工作岗位中消失也是说得通了，甚至有可能是永久性的消失，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说，自我管理的工作时间和收入是一种全新的正面体验，他们有的更习惯于晚间和周末工作，有的则是出于社会保障缴款和为晚年生活做准备的需要。

这些影响也可以被理解为防疫措施所带来的附带损害，而不同国家的措施力度不同。坚持“动态清零”的中国对这种附带损害深有体会，因为其经济增速从未达到疫情开始之前的水平。在这方面，所有措施都不得被放到未来疫情爆发的背景下进行客观评价。然而，做到客观评价并不容易，因为大量的、甚至是消极的“附带作用”都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收和无视。当然，这样的主流认知不会是决定性的论调。即便媒体常被批评见风使舵，但新闻工作者应当明白客观评价防疫措施是一项真正的使命，因为在过去两三年里已经学到了很多。

结构性问题正在日益显现

让我们回头再谈消失的劳动力。更详细的说，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结构和移民，当前劳动力短缺是过去二、三十年里政治和社会发展——或者说是缺乏发展——的结果。不幸的是，企业（及其影响力）和政治力量（及其组织职能）没有以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在劳动力领域制定正确的路线。对此问题的警告多年来早已有之。

很多职业一直以来并且仍在经历大量的招聘问题，例如技术性岗位和货车司机。不幸的是，学术界多多少少的傲慢以及对院校生涯和学业的美化使得我们的社会在对某些职业的价值认知和社会认同方面受到了错误的激励。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幸的结果。移民可以带来帮助，但前提是有一套清晰的关于移民资格授予的策略。这与有保证的庇护制度无关。这些方面的失败不是由新冠造成的，但却被疫情无情地揭露了出来。

很多企业由于疫情而陷入挣扎，但首当其冲的是那些本身就已经存在结构性问题的企业，鲜有例外。不幸的是，这些问题企业在德国太常见了，这很能说明政治阶层在最近几十年里的工作质量。各国央行的低成本货币政策如今也正在造成伤害，此外移民、能源供应、排放、以及教育危机和医疗保健这些紧迫的重大问题都没有得到充分应对。

这样的境况绝非乐观，但也没有理由逃避现实，是时候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了。毫无疑问，如今缺少的可不只是振聋发聩的演说，对于任何类型的积极向上的讲话，还缺少一位积极向上的总理和一位积极向上的总统。

俄罗斯推行能源转型

有谁会想到，就在不久前，俄罗斯对能源转型的贡献将会超过欧盟内外所有欧洲国家的总和。可惜的是，这一影响一开始来看未必是正面的，但放眼中期，却可能被证明大有益处。显然，只有当面对一场危机而又别无他途的时候，各地的人们才会开始行动和反思。然而到那时，面对已经改变的境况，唯有凭借韧性才能做到快速和成功的应对。而这种韧性在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显然是不一样的。

例如，乌克兰战争和俄罗斯切断天然气不可避免导致欧洲天然气市场出现了众多问题，并外溢到了包括发电（天然气发电站）在内的其他市场。这一问题归根到底并不只是价格问题，还关乎能源安全，尤其是电力和天然气的供应。但不得不讲的是，电力问题并不只是由于天然气短缺造成的，也有法国核电站状态堪忧以及河流水位低的原因（河水仍然在核反应堆冷却中发挥着作用）。此外，德国雄心勃勃却也非常仓促地从化石燃料和核能过渡到可再生能源也是原因所在——毕竟，可再生能源在没有风、没有阳光的天气里无法做出贡献，此外还受制于输电和电网问题（来自北海的风能如何能够输送到巴伐利亚）。

对于那些应该对此负责的人来说（毫无疑问，的确存在这样的人），把矛头指向俄罗斯、俄乌战争以及被蓄意破坏的管道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此外，将国家税收和借债转化为化石能源和其他能源生产商（或所谓自由化市场中的过去的垄断者）的股东分红也令人沮丧。但在经历一段时期的不确定后，这个冬天在此问题上肯定会有进步。谁会想到，一个有绿党参与的德国政府居然会把燃煤发电厂重新接入电网，彻底摧毁了碳目标，而且还延长了最后几座现役核电站的寿命。而从卡塔尔购买液化气之举甚至都算不上什么新闻了。

缺少后备选择

但最终，目的决定手段，需要是发明的动力，否则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不会找到后备方案。但从中期来看，经历过此番“濒死体验”将会确保（希望如此）在天然气和电力这些对于国计民生具有战略重要性（正如在所有经济文献中都会读到的那样）的要素及其采购上不应该被动形成对来自专制国家的潜在不可靠供应商的依赖，但如果真的要依赖，也至少应该有某些可用的备选方案。如此一来，可再生能源在全欧以及在非洲（这片大陆拥有得天独厚的充足日照）的扩张——这一次倒是非常符合绿党政治家们的胃口——将会被大大加快。对于光伏发电产业来说也是一样。

毫无疑问，首要目标是为工业提供赖以存续的可持续的、关键是要负担得起的能源。不然的话，工业将会大举迁往用得起能源的地方。在核能问题上，欧洲各支绿党有分歧，因此需要找到将核废料永久性处置问题考虑在内的建设性共识，因为现在已经清楚，完全拒绝核能本身并不是绿党的观点。

所有这些举措在成功实施后将会确保化石燃料的生产商们将不得不小心谨慎，因为未来肯定不属于他们。对俄罗斯来说，作为一个（能源）原料国家，将会面临一个自作自受的真正可怕的局面。这也将因此成为一个在能源转型方面具有前瞻性的能源政策。然而，我们本来还是希望没有俄乌战争也能做到这些，毕竟关掉天然气无论过去、现在都是痛苦的，尽管也是有益的。

对镍的一点看法

大名鼎鼎的“LME 伦敦金属周”(LME Week)不仅是关于疗伤以及坦然接受今年三月以来镍市场所经历的苦辣酸甜，也是关于对宏观经济后续和基本面预期的评估。在此背景下，澳洲商品和投资银行麦格理(Macquarie)在自家的伦敦峰会上进行了关于多种工业金属的常规调查。大多数调查意见要比前一年更加悲观，这倒也不算太奇怪，因为人们预期2023年将发生轻度的经济衰退。同样，人们预期价格会走低，正如2019年中美贸易战最激烈的时候一样。镍方面，印尼增产被看做是对价格的威胁。国际镍研究组织(INSG)因此预计今明两年镍将分别出现144,000吨和171,000吨的供给过剩。

积极因素方面，最重要的是中国有了更强劲的增长（有传言称将放松清零政策）。没有出现一致认为是重大下行风险。当然，如麦格理所报告的，所有上一年提到过的下行风险都在2022年里成为了现实，尽管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鉴于这些情况，镍价现在在27.500美元上下是有些让人惊讶。

不幸的是，镍市场交易依然非常寡淡，由此可以看出市场没有达成多少共识。不过因此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镍精炼商住友金属矿业预计2023年将有63000吨的镍缺口，但比今年预计的108000吨缺口还是有所减少。日本人也知道他们属于持这种观点（镍有缺口）的少数人。然而他们的分析肯定是有根据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有200,000吨镍生铁(NPI)会转化为高冰镍(nickle matte)，然后再转化为硫酸镍用于电池生产——人们预期印尼生产商们无意在不受控的生产扩张中造成过剩也是这个原因。

印尼研究建立镍同业联盟

印尼作为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和全球最大的镍生产国正在考虑推出一个关于镍和其他重要电池金属的同业联盟，类似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印尼投资部长Bahliil Lahadalia在最近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谈到了这一点。这位印尼政治家表示，OPEC的优势在于让石油贸易可以被控制，因此为投资者和消费者提供了可预测性。

然而，Lahadalia在采访中承认，目前还没有切实的计划，也没有与潜在参与者进行探讨。引入这种同业联盟的可能性不会很高。毕竟，印尼的镍生产依赖于外国公司，如巴西淡水河谷集团或中国不锈钢制造商青山公司。而OPEC国家（例如沙特）的石油生产都是由国有公司主导的。

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于，许多大宗商品出产国的目标并不相同，他们有时会相互竞争。例如，加拿大政府几天前命令打算进一步拓展锂矿开采的中国企业出售他们在三家加拿大矿业公司的股份。总体而言，加拿大对外国投资关键矿产采取了较为强硬的立场，而加拿大同样拥有大量的镍矿。这意味着，不仅仅是中国企业会受到如此特殊的审查，那些与外国政府有关联的私营企业也会受到同样的对待。

去年6月，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长Jonathan Wilkinson在接受加拿大国家报纸《环球邮报》采访时表示，加拿大“正在一个显然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内保护自己，并确保这些供应链对于我们的盟友来说是强健的”。因此，出现一个金属同业联盟的机会并不是很大。

此外，考虑到该国与OPEC的很是奇怪的关系，印尼投资部长的此番尝试显得极其令人惊讶。1962年，当时还是富油过的印度尼西亚加入了OPEC。但印尼的产油量在90年代中期已经见顶，在2008年之后更是成为了石油净进口国。最终，印尼在同年宣布退出了OPEC，因为该组织的油价预期给印尼市场造成的沉重负担已经无法通过出口来弥补。

2016 年，印尼恢复了自己的 OPEC 成员国身份，但时间很短，因为它又遭遇了另一个麻烦。时值 2016 年底，OPEC 建议印尼将其原油产量削减约 5%，而这会进一步影响这个东南亚最大经济体本已下滑的财政收入。当时印尼政府的财政收入在 2017 预算中已有严格规定，因此并不愿意接收减产。



LME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Official Close (3 month)

November 14, 2022			
	Nickel (Ni)	Copper (Cu)	Aluminium (Al)
Official Close 3 Mon. Ask	27,210.00 USD/mt	8,362.00 USD/mt	2,418.00 USD/mt

LME stocks in mt

	October 12, 2022	November 14, 2022	Delta in mt	Delta in %
Nickel (Ni)	52,728	50,172	- 2,556	- 4.85
Copper (Cu)	145,525	86,800	- 58,725	- 40.35
Aluminium (Al)	336,275	544,025	+ 207,750	+ 61.78